歷史與空間

老手藝

■文：王大慶

兒時，常見到修傘匠、磨剪匠、補碗匠、箍桶匠、鐘錶匠、鞠鞋匠、棉花匠、剃頭匠、篾匠、銅匠……搖着鈴鐺走街串巷，此起彼伏的吆喝聲連接不斷，韻味十足。

曾幾何時，不少老手藝已漸漸遠去，有些老手藝雖仍在掙扎，卻也到了「青黃不接、後繼無人」的境地。

位於後街一側的老胡鐘錶攤，是我們這個縣城僅存的幾個修鐘錶老行當之一，因家中老座鐘停擺，自己修理不起來，於是就慕名找到了老胡。老胡捧起老式的座鐘，抹去玻璃鐘面的塵垢，掀開卡得很緊的鐘門，然後，轉動幾下上發條用的生銹鐵鈕，輕輕撥動一下鐘擺，老座鐘就甦醒了。孤寂的指針，又重新行走在荒蕪已久的鐘面上，間或，發出渾厚的鐘鳴，像是一種沉重的呼喚。接着，老胡又將座鐘裡的灰塵清除了一遍，給零件上了一遍油，並更換了其中一個零件，老座鐘走時就恢復了精確。面對我的驚喜，老胡只是簡單地說，這修鐘錶的手藝，就像繡花那樣，除了扎實的技術，還得靜心、細心。

記得鐘錶曾是每個家庭不可或缺的物品，然而，隨着時代的發展，鐘錶已淡出人們的視野，手機替代了鐘錶，修鐘錶這一民間老手藝也歷經從輝煌到衰落的轉變。老胡之所以在堅守着這份老行當，或許是對傳統技藝的眷戀，或許是對古老行業的不捨，或許是眼看着這個行業的不景氣，老胡更加重視每一位前來修鐘錶的客人。

熱情的服務，嫻熟的技藝，讓老胡勉強維持着生意。為了彌補修鐘錶「謀生計」的不足，老胡根據市場變化不斷豐富自己的經營方式，現在他還兼做銷售鐘錶以及幫人鑒別名貴手錶真偽的活。老胡告訴我，說近幾年的生意比起修鐘錶行業最蕭條時，還是有些好轉。現在手錶成了一種裝飾品，特別是很多人喜歡戴高檔手錶，這讓曾經沒落的修鐘錶行業又逐漸有了新的生機。隨後，他又有些無奈地說，現在鐘錶匠都是一些老手藝人，願意學這門手藝的年輕人少之又少。如今，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將修鐘錶這門手藝活好好傳承下去。

走進老錢的箍桶店舖，一下子就被舖子裡大小不一、形象各異的木桶吸引住了，店裡除了有印着紅「囍」字的傳統馬桶外，還有各種浴桶、泡腳桶，甚至半人高的蒸桶。在長長的刨凳上，年過六旬的錢師傅一邊熟練地用刨刀給一隻小木桶刨光，一邊告訴我，他們做箍桶的稱圓料木匠，他13歲就跟在父親後面學箍桶，幹這行已50年了。

印象中，過去木製馬桶是家家戶戶必備的。一是那時老屋沒有衛生間，大小便全在馬桶上解決；二是不少地方都有一個老傳統，結婚的時候女方要備上馬桶（子孫桶）作為陪嫁品，以求吉利。如此一來，馬桶的銷量非常好。

隨着舊城改造，人們搬遷到有衛生間的新居後，用馬桶的人幾乎絕跡，大多數箍桶匠的生意也漸漸清淡了。要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發展，老錢說，靠的是好質量、好態度和不斷創新。老錢說他箍的木桶始終堅持使用從江西運來的老杉木作為原料，其質地細膩、便於打磨且不易留縫隙。「每隻盆桶都是由多塊木板拼合而成的，這就要求製作時將每塊木板的豎面、橫面都加工出一定的弧度和彎勢，而且容不得一絲誤差，否則拼起來就會漏水。」由於老錢的箍桶質量高，因而生意還不錯。儘管如此，老錢也有着強烈的危機感。於是，他開始製作經營現代生活需要的盆桶。裝修衛生間，好多人家喜歡使用不滑、保溫的洗澡木桶，他就用生態杉木製作泡澡木桶；有人時興泡腳足療，他就用生態杉木製作泡足木桶；有些人喜歡泡手，他就用生態杉木製作泡手小木盆；而那些子孫桶也縮小成工藝品，成了新人家中的擺設。如此，老錢的生意不但有了進一步起色，而且使傳統技藝得到發揚光大。可老錢也有一塊心病，就是來他這裡學藝的人陸陸續續都走了，他的兒子也不願繼承這門技藝，因此至今他還沒有找到真正的傳承人。

■篾匠曾是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匠人之一。 網絡圖片

篾匠曾是我們生活中最常見，也是打交道最多的匠人之一。上世紀，家庭日常用的如藤椅、涼席、竹籃、淘箕、蒸籠、篩子，甚至連熱水瓶殼也都是竹編的。憑着過硬的竹編本領，老吳在當地很有名氣。「那時候，竹編的淘箕、篩子、蒸籠、籃子等都很好賣，有時還供不應求呢。」回想當年，老吳笑着說：「娶妻，養家餬口，我可全靠了它。」學篾匠需要扎實的基本功，從鋸成竹節，剖成篾片，到編織成竹編用具，要經過好幾道工序，而且大多需要手工操作。老吳說：「剖的篾片，要粗細均勻，青白分明；砍的扁擔，要上肩輕鬆，剛韌恰當；編的篩子，要精巧漂亮，方圓周正；織的涼席，要光滑細膩，涼爽舒坦；做的籃子要美觀大方，結實耐用……自己說好沒有用，得顧客拿去用了說好才是真的好。」

老吳以前在竹業社工作，竹業社破產後，原來做竹篾的工友大多轉行幹其他營生了，只有他堅持了下來。由於他能編織出各種各樣的篾製品，手藝精巧，為人厚道，因而老主顧還蠻多的，不過編蔑具很耗工時，賣出一件掙的錢也不多，加之人們更願意買價廉物美的塑料袋、編織袋之類，生意沒有以前好做了。老吳已經退休了，家人都勸他安享晚年，但他還堅持着他的竹篾技藝，他將今生的希望和夢想都編進冰涼的竹篾之中，他在苦苦等待和尋覓，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將這竹篾技藝傳承下去。

代代相傳的老手藝隨着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消費觀念的變化，面臨着後繼無人甚至失傳的困境。老手藝的傳承固然重要，但巧用妙法，加大創新，讓老手藝與時俱進更加重要。因為老手藝的產生與發展歷來都是與社會需求密切相關的，有了市場需求才有手工技藝的存在，也才有人願意學習老手藝。老手藝在保留其核心製作技藝的同時，更要注重反映時代特色，融入不同時代的文化樣式，充分挖掘與發揮其審美、消費、實用、時尚等功能，讓老手藝在傳承中創新，在創新中傳承。

書若蜉蝣

■文：葉 輝

且說燕卜遜

加拿大小說家兼詩人瑪格麗特阿特伍德（Margaret Atwood）著作等身，2000年應邀主持劍橋大學「燕卜遜講座」（The Empson Lectures），其後將六場演講的演講稿結集，書名就叫做《與死者協商》（Negotiating with the Dead），當中說到她在上半紀六十年代唸英國文學時，所有學生必讀燕卜遜重要評論集《含混的七種類型》（Seven Types of Ambiguity），那倒教人想起燕卜遜其人，乃至他在中國教學的歲月。

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寫道：「驚人的是，威廉燕卜遜寫作這本博學的作品時年僅二十三歲。同樣驚人的是，他正苦心孤詣撰寫這本書之際，卻被劍橋大學開除了，原因是在他房裡發現避孕用品。」話說1925年，燕卜遜本來攻讀數學，卻以劇作家和詩人的身份成名，翌年他在文學期刊上發表評論。及至1928年，他與友人共同創辦《實驗》雜誌，試圖將藝術實驗、哲學實驗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，卻被斥為「聰明的年輕人可悲地盡講廢話」。

燕卜遜從劍橋大學數學專業轉讀文學專業時，師從文學理論大家理查茲（Ivor Armstrong Richards），在理查茲為他批改的習作中得到啟示，其後寫出了《含混的七種類型》一書。1929年，校方在燕卜遜的房間內發現避孕套，便開除了他，此事令他的導師理查茲亦為之震怒，只好勸解燕卜遜，讓他離開英國，到遠東發展。

正是由於被劍橋開除，西南聯大的學生諸如王佐良、許國璋、周玨良、李賦寧、許淵沖、楊周翰、穆旦、杜運燮、鄭敏、趙瑞蕻、楊苡及袁可嘉等翻譯家、評論家及詩人，才有幸得以遇上此位良師。

話說1937年，燕卜遜乘搭跨西伯利亞列車來到中國，其時北京大學已南遷，他隨當時到中國推廣「基本英語」的理查茲夫婦乘船去了香港，其後輾轉去到西南聯大，講授英國文學。他先後兩度到中國執教——1937年至1939年在西南聯大指導中國學生，1939年返回英國時遇上歐戰，由於近視未能入伍，在英國廣播公司擔任中文部編輯。但他並不喜歡此份工作，及至1947年，舉家前往北京大學任教，直至1952年，或者可以說，中國是他的避難所，每每讓他在不得志之時，得以安身立命。

翻譯家巫寧坤其實不曾上過燕卜遜的課，許多年後，他在《懷念燕卜遜》一文中記述，他是在1951年應聘到燕京大學教書後，有一次應邀到燕卜遜住處餐敘，才彼此認識的。及至1983年9月，巫寧坤教授有機會到英國探訪當時已77歲的燕卜遜，那時他已退休，兩人細說聯大、北大的同事及學生，以及別後的坎坷生平，說來真是感慨萬千了。

巫寧坤當時邀請燕卜遜重訪北京，表明不必演講，免他過於勞累，豈料燕卜遜回答說：「我喜歡演講！」可惜，這個在中國演講了半輩子的20世紀大學者，翌年就去世了——他當年被劍橋開除，劍橋後來卻以他的名義辦講座，人生得失又該從何說起？

文藝天地

詩詞偶拾

■文：楊天宏

悼連雲港抗日山犧牲烈士

抗日山上彩雲環，
忠臣浩氣繞山巒。
碧血丹心殺倭寇，
多少忠骨葬山巔。
此山秀來此山青，
足慰何必馬革還。
遙想犧牲多壯烈，
一睹豐碑一愴然。

註：抗日山在江蘇省連雲港境內，抗日時期在此山修建抗日烈士紀念碑。

畫中有話

■圖：K.Wong

心靈驛站

■文：陸 蘇

醒 來

天亮才知道下過雨了。

整個小村都被雨水精心細緻地洗了一遍，每一片葉子，每一塊小石子，甚至泥巴和鳥聲，都綠得閃閃亮亮的，看起來無比貴重的樣子。

這雨水是個盛大而安靜的歡迎儀式嗎？此刻，小鳥們在開着天籟晨會，虞美人還倚在草木灰的榻上，醡漿草花正對着一顆露珠梳妝，玉米苗惺忪着剛把下巴擱在小緩坡的膝上，而藤本月季一夜間把籬笆開成了一道微微蕩漾的花牆……這無比受用的草本的慵懶，這深受寵愛的靜謐，和來自媽媽柴火灶上素白的粥香，瀰漫了這初夏的早上。

絹一樣翠薄的陽光，從香樟樹的枝椏間穿過，落在黛黑窗台，落在黛黑窗台下的瓷白浴缸，落在瓷白浴缸旁昨夜剛剪來的碗大的月季花掉落的酒紅花瓣上……看見這上天恩寵才安排得出的畫面，我傻愣着享受了半晌，輕輕把伸了一半的懶腰收起，怕驚擾了那恣意凋落的花瓣，和窗紗間斜身進來的裊娜晨光。躡手躡腳地下樓，坐在門口的竹椅子上，看着窈窕的藤蔓翻牆去了菜園，看着香樟樹又把綠傘撐大了一些，剛剪了平頭的韭菜又留起了寸髮，高矮胖瘦的樹們搖曳着次第醒來。我像個偷得了一座花城的大盜，那個歡喜啊，那個很想讓全世界羨慕，又捨不得出一點點聲告訴的按捺不住啊……

唯有這神諭一般不約而至的雨水和草木生長之喜，會讓人不時的心生一念，生活在這珍貴人間，真好。唯有這和植物一起醒來的早上，唯有這抱夢入懷的浴缸，唯有這不用費心等候的花開，唯有這愛想誰想誰的自在，不可辜負……

多好看，每一家都藏在輕輕來去的雨水和花草樹木裡面。多溫暖，每一個黑瓦屋頂上都輕輕坐着白色的炊煙。

亦有可聞

■文：龔敏迪

一個美麗的誤會

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時，有過一首楚歌風格的《告慰春申君》：「小潢河兮今猶在，黃浦江兮續根緣。豪情湧兮楚豫風，詩意抒兮吳越篇……」春申君黃歇是戰國四君子中唯一一位不是王室成員的人。不過，說春申君開浚了上海的黃浦江，卻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。只要查一查歷史地理專家譚其驤主編的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就可以知道，那時今天的上海黃埔江一帶，還是一片汪洋。

春申君是嬴姓黃國的後人，公元前648年，黃國併入楚國後，黃國的賢能者就仕於楚。楚頃襄王時，秦將白起聯合韓、魏兩國討伐楚國，危急之中，春申君出使秦國，以他的能言善辯說服秦昭王退兵。公元前262年，他又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氣，設計使留在秦國作為人質的楚太子熊完逃回楚國即位，成為楚考烈王。考烈王任他為相，封其為春申君，賜封地淮北12縣。在任上，他以明智忠信，寬厚愛人，以禮賢下士，輔佐治國。在秦軍圍攻邯鄲時，春申君帶兵救援，後來還北伐滅了魯國，文治武功蔚為壯觀，以致元代的理學家許衡說：「戰國之四君，其可稱者，唯一春申耳。至如孟嘗、平原、信陵三子，乃尸位素餐者也。」

《史記》記載黃歇後來對考烈王說：「淮北地邊齊，其事急，請以為郡便。」於是考烈王同意改封他到了江東，其都城就是在公元前333年隨着楚滅越，而歸入楚國版圖的原吳國國都蘇州。夏朝有炎帝的後人呂氏一族曾被封於呂地(今河南南陽一帶)，後來周成王姬誦敕封伯夷的後裔在那一帶，建立了申國，該呂氏一族被迫遷居於長江下游近海口，稱為「申呂」，所以三國時吳國的史學家韋昭給《國語．吳語》作註，說伍子胥逃到吳國：「吳子與之申地，故曰『申胥』。」楊伯峻先生的《春秋左傳註》說：「《國語．吳語》作『申胥』，蓋以『申』為氏。」伍子胥的名聲夠大，不用再特意用「申」來稱氏，所以後人不再提起「申胥」是可以想像的。

傳說黃歇開浚了黃浦江，但上海地方史的研究者發現：宋以前只有吳淞江，沒有任何文獻提到過「黃浦」二字，就是北宋郟亶的水利專著《水利書》裡也沒有。清乾隆年間張端木所輯的《西林雜記》中，有高子風記載的南宋紹興28年（1158年）的《南積善寺記》碑文，其中有「黃浦」二字，為世存文獻中最早的一處。所以《辭海》在「春申江」條目中，指出「誤傳為戰國時楚春申君黃歇疏鑿此江而得名」，在「黃歇浦」條目中又說，「此上海黃浦不見於宋以前記載，以此浦為黃歇所鑿，顯係後起的說法」。明確指出了黃歇開鑿黃浦江的傳說，是個美麗的誤會，人們順便也把隱約有過的伍子胥的「申」，誤會成了「春申君」的「申」。

春申君的祠堂、陵墓遍佈楚地，安徽淮南市謝家集區李郢孜鎮有「春申君陵園」，古黔中郡開元寺（今湖南常德一帶）、江陵城東泥港湖東岸也有。無錫、蘇州則有春申君廟、春申城、春申澗，上海除了黃浦江，還有黃歇村、春申村、春申橋、春申塘……這一切都因為春申君治理楚國，其功德惠及了黎民百姓，受到了他們廣泛的尊敬，甚至不惜以訛傳訛也要來紀念他。

遊蹤

■文：張文竹

留一抹時光倒流的遐想——記遊烏鎮

我去過烏鎮兩次。同樣的季節，卻懷着不同的心情。第一次快樂更多，第二次感觸更深。

從小到大，貌似看過了太多的古鎮，新奇感早就隨着一次又一次的驚歎而變得索然無味。很少會聽從人家「推心置腹」般的介紹，想要去哪兒，除了看看同行的人外，還得問問自己的心。「人們常說時間在流逝。其實不對，時間是靜止的，流逝的是我們。」我想，時間真正意義上的凝固其實是在回憶裡。所以第二次我還會來到這裡，也許是機緣巧合，也許是我自己還想再來一次，回味也好，懷念也罷……

■初見烏鎮 作者提供

我喜歡江南的柔情，不是大愛，就是那種說不上來的淡淡愛慕。直到現在，我依然認為江南的靈氣是多年沉澱下來的，隨着歲月的流逝而回味悠長。我媽就是江浙一帶的人，雖然我從小在四川長大，但江浙一帶的語言和菜系我絲毫不覺得陌生。我的外婆是一位典型的江浙人，很利索也很講究。小時候常常去外婆家吃飯，紅燒味的回甜還是會在腦中留下深刻的記憶。就連我爸這樣喜歡麻辣口味的人，依然會誇讚外婆家的小菜和紅燒鯽魚做得特別鮮美。

初到烏鎮，我們所住民宿的阿姨就讓我們體驗了一次更為地道的江南美食。之所以更為地道，不光是阿姨的手藝確實好，還有食材的新鮮程度也是極為重要的。梅乾菜扣肉、雪菜肉絲、白油鮮筍以及回甜的家常蘿蔔乾……讓我吃了整整兩碗飯。我們去的人很多，一路上說說笑笑，熱熱鬧鬧。然而當烏鎮近在咫尺時，迎面而來的安寧和祥和的氣息，還是「暫停」了我們的喧鬧。

乘着小船，我們進入烏鎮。走在青石小路上，古鎮的古樸在一點點展露。已是傍晚時分，路上的遊人不多，所以深感愜意。走過長長的廊道，看着一抹夕陽斜斜下沉，在古鎮的河流上倒影出悠悠的橘紅，溫柔得好像水鄉姑娘一般。我做不出這柔情的姿態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、欣賞着。這裡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晚清和民國時期水鄉古鎮的風貌和格局，房屋都建於水上或是兩旁。我在經過染坊後就邁不開步伐，江南獨有的墨藍色暈開着朵朵美麗的白色小花，恬靜而樸素，彷彿在講述一個唯美的故事。

烏鎮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那裡自釀的米酒和臭豆腐。遺憾的是，當我第二次前往時便沒再找到。店裡那碩大的「天下第一臭」招牌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了我的一根心頭刺。我曾那麼努力地想要再次找尋，卻還是落得尋覓無果。我不怪誰，至少我努力嘗試過；我不後悔，比起曾經未來更加可貴。

我只願留一抹時光倒流的遐想，在春風、夏夜、秋收和冬雪裡，不要忘了自己是誰。與其和心背道而馳，不如順從及愛護它。就像烏鎮，只有不懼怕被歲月撫摸留下痕跡，才可以自顧自永遠美麗。我不願接受不明不白的長久沉默，那些明知道短暫卻真實存在過的心情，時至今日仍然會滿懷感激。